

浙江省文史研究館 編

張宗祥文集

第三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曹錦炎 主編
徐曉軍 副主編

張宗祥文集

第三冊

沈從文題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宗祥文集 / 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編; 曹錦炎主編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-7-5325-6756-0

I. ①張… II. ①浙… ②曹… III. ①張宗祥
(1882~1965)—文集 IV. ①I21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13518 號

封面題簽: 沈定庵

責任編輯: 張旭東

封面設計: 嚴克勤

技術編輯: 富 強

張宗祥文集

(全三冊)

浙江省文史研究館 編

曹錦炎 主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48.5 插頁 18 字數 1,009,000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6756-0

I · 2654 定價: 18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ISBN 978-7-5325-6756-0



9 787532 567560 >

總目

- 第一冊 鐵如意館隨筆
鐵如意館手鈔書目
鐵如意館碎錄
- 第二冊 鐵如意館讀書札記
騎狗錄
巴山夜雨錄
芥子錄
疑是錄
清代文學概述
書學源流論
臨池一得
論書絕句
鐵如意館題畫詩
中國戲曲瑣談
- 第三冊 醫藥淺說
不滿硯齋稿
遊桂草

入川草
還都草
歸杭草
歸杭續草
改編浣紗記
荊州記
平廳母
馬二先生
卓文君

附錄：冷僧自編年譜

醫藥淺說

五十歲後，無用世之志，暇輒發醫藥諸書讀之。抗戰入川，僻處山鄉，病者無所得醫，強余診治，義不得辭，積之既久，頗以爲有所得，不敢自秘，因記之。時癸未冬日也。海寧張宗祥記于紅巖草屋中。

中藥至奇，中醫之說病名至無據，普通病者舌苔黃厚皆稱之曰溼熱，白膩皆稱之曰寒溼。舌專主胃，胃有病始見於舌，黃白之苔，皆胃中有病。所謂溼者，藏於人身何處，乃名之曰溼熱、寒溼？然其處方也，治黃苔川連爲主，治白苔木樨爲主，無不效者，於是亦無有敢議其病名之誤矣，此“識假病賣真藥”之故也。向有“識真病賣假藥”之諺，實得其反。

藥之性無所謂寒、涼、溫、熱也，各有其用而已。紅信催血使速行，冬日畧服少許，可以入水不畏寒冷，非紅信之性熱也，其功用乃在使血速行，可以禦外來之寒而已。大黃攻堅去滯，有排山倒壁之力，其功用能逐腸胃積滯，非性寒也。故藥祇當辨其功用，寒、涼、溫、熱之說，均不足信也。泥於寒、涼、溫、熱之說，此尚玄虛而失實效，醫家所宜痛改也。

藥有氣乎？曰有。薄荷、紫蘇、荊芥、防風等等，皆宜後入。諸藥已煎就，然後取後入之藥入罐，一沸即服，使香氣不

減，方有表散之功；與諸藥同煎，則功效大減矣。民初時在北京，同輩皆憾阿司匹靈發汗過多，使病人疲乏，且有心臟病者，尤宜慎服，不及防風等藥可以微汗而解。因與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相商，俾提取防風之精，注射一狗、一兔，結果毫無反應，乃知其所重在氣，經過提鍊之後，揮發已盡，遂失效用也。

李瀕湖博及古今，其著《本草綱目》，可云集本草之大成，然寒溫之說，猶沿其舊；每藥運用，未有定量。今寒溫之說，闢之甚易；定量之判，言之實難。且此二說亦時代限之，使瀕湖遲生三百餘年而在今日，所造當不止此。予所欲告人者，自明萬曆迄今，時移世換，藥之產地，既有變遷，藥之性質，亦有差別，執古書以求今藥，欲求符合，豈不難哉！

一、參也。古方所用者，皆上黨參也，自吉林參出，而參之名專屬之矣，副之以高麗，又副之以東洋、西洋，參之名日多，參之用各異。二三百年来，吉林之參，亦日少矣。採參者收其子，歸而種之，瘠地三四年，肥壤年餘，參之生長，幾等於菜菔，種參充斥市肆，野山者邈不得見，於是參之功用，亦幾乎不可見矣。執吉林參以概上黨參，固屬不可；執種參以概野山，亦豈有當乎？

一、朮也。於潛野山，昔則遍地皆是，而瀕湖未著其功，今則窮搜巖穴，難得其一，以湖廣硃相代，已爲上品。湖廣硃產江西、湖南、廣東邊界山中，切片有硃砂點，氣亦芳馨。然於朮未必盡有硃砂點，煎至無味，香氣尚存；湖廣硃二三煎之後，氣味盡失，此可以判其優劣矣。

一、鮮石斛也。川中、江南，到處可得，黃河以北，幾於絕

迹，類如此者，指不勝屈。

至於炮製，出入尤多。使醫家不察，執古書以求今藥，鮮不失矣！予欲就所得所見者，以補李氏之闕，惜書籍不備，未能措手。

“熟地性溫，生地性涼”，此不通之說也。地黃乃植物中含有天然鐵質，大補血。生地亦熟地也，蒸曬次數較少，色黑未黃，蓋植物含鐵之証已顯，特鐵未成鏽耳。熟地九蒸九曬，鐵已成鏽矣，惟其含有鐵質，故必敗胃；鐵而成鏽，敗胃尤甚。故用生、熟地，宜以砂仁、陳皮、枳殼等藥佐之，使有補血之功，而無礙胃之弊。予性不喜用熟地，非胃健之人，或病久若傷寒之類本不宜於飲食者，決不用之。且用時亦生、熟相參為多，其意蓋欲收鐵質、補血之功，而避鐵鏽敗胃之毒也。凡發熱過久，不論其為傷寒、瘧疾、揚子江熱，以及疹子、肺炎、肋膜炎等等，身衰、脈細弱而速，均宜用大生地以補其血，蓋熱久，血必虧耗，非此不能扶助本原也。乾地黃較大熟地為佳，以其生鏽程度較低，往時久痢亦有用之者。久痢與久瘧相類，血皆受損，故以此補之也。小生地一製之後，不復再製，故無鮮生地之處，往往以此代之。鮮生地不獨補血，且有清血、涼血之功，故咽喉紅腫，或牙腫、腮腫，皆宜用之。予疑未製之地黃，當另有其他功用，惜尚無人証明之。予用為治血壓過高之藥，有效。

黃芪產熱河者良，生者有發汗止汗之功，凡心臟衰弱，表虛自汗，均宜用之。予性不喜用蜜炙者，惡其祛邪之力，不如生者也。此藥尚有消炎化膿之功，不獨癰疽內陷者宜重用，即

臟腑化膿亦宜重用也。

黨參昔以產上黨著名，今則山西、陝西、甘肅均有此藥，但均種植，無野生者。確肖人形之說，祇能於書本中求之。（凡吉林、上黨之參，有肖人形者，大抵人功偽造。茯苓、何首烏、枸杞根肖形者亦然。藥但求真，不在肖形與否也。）味甘，功能強心臟，補脾胃。

吉林參市上所售，無論野山、種參，均已煮熟，蓋生參不易保藏，煮熟後曬乾方能致遠經久也，然功用大減矣。種參參體空虛，味亦不厚，昔時煮參者，稍加薺苳之類，今則純用糖質使之滲透，既可充實參體，又可增益分量，但一煎之後，全體酥軟，所為參湯者，實僅糖湯而已。野山者間亦有之，體質堅固，而蘆頭參根上發枝葉之處，俗名蘆頭。紋細且多，方為可靠。蓋野參之生，每桎五葉，年增一桎，則根多一紋，故蘆頭可驗也。種參植於肥壤，極易生長，尚何形迹可尋？能得野山生參，曬乾珍藏，功效固厚；即非生參，但屬野山，亦具神力。義子李文泰十數歲時，患腦膜炎，抽髓注射，終不見效，中、西醫束手無策，坐視其抽搐待斃而已，其父憶尚有參在匣中，姑煎飲之，以盡人事，不意竟有起色，乃擯他藥，專服參，四五日而愈。又一戚徐姓，傷寒菌入神經，病愈而人似白癡，醫亦無策，服吉林參而愈。此皆目驗之事，乃知野參功效，不徒強心興神已也。

凡心臟衰弱久病之後，非參、芪、地黃不為功，即大病脉數而細，亦宜以此數藥扶本，以其他對症之藥攻病，方能奏效。

若僅攻病而不固本，病來去而本原已虧，危險實甚。且攻病如攻敵，本原不固，譬猶軍儲不充，即使敵斃，兵亦隨潰，此實險道。如果根本充實，周旋其間，敵力既衰，敵必隨斃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有黃姓女孩三歲出疹子，疹見一日即隱，熱亦驟退，氣喘手搐，敗象盡見。予以大生地、生黃芪、潞黨參爲主，銀花、杏仁等輔之，而以麻黃數分導之，兩劑即愈。又宋之英兄之女九歲，疹出未透而回，元氣盡耗，膚黑，脉斷續相間，氣如游絲，亦以參、芪、地黃四劑起之。惟心臟險狀過甚者，宜以西醫強心劑按時注射，一方面服此藥，方能使藥力相續奏效。中藥性緩，救急非宜；西藥性過甚速，又不能持續藥力，故宜並用也。若病人氣血不虧，純粹心臟衰弱，則奎寧樹皮煎服最宜。

居華巖寺中，一僧扶杖求診，面黃肌瘦，熱日夜不退，且有咳嗽。初以爲惡性瘧疾，然熱甚無汗，脾亦不腫，以外狀測之，大類肺結核，姑以退熱發汗之藥與之。兩日不復來，問之則已卧不能起，就其卧處詳問詳診，始知肋骨前曾作痛，實肋膜炎，而病久虧甚。乃以地黃、參、芪爲主，佐以海藻、牡蠣，以去肋膜未盡之水，兼參退熱之藥，十五服而愈。其後有一同事朱姓者，已用愛克司光照過，確定爲肋膜炎，但朱君輾轉託人，必欲邀予診治，予仍以此方加減投之，十劑即起床步履矣。

凡臟腑之中，一有炎症，必須靜卧不動，即床上轉側，亦宜禁止。倘起動任意，則藥力無功矣。

阿膠。阿井久涸，但得真黑驢皮生宰者，用好泉水煮膠，

亦勝常品。煮膠時切不可加入他藥（北京同仁堂之阿膠加他藥者多，用者注意）。膠之爲用，以補人身蛋白質爲主，凡膠皆然，然質粘不易消化，故胃弱者須斟酌用之。此藥主用，人皆知之，獨治血壓過高，亦有特效，不得不特爲表出。予妻四十左右時，有頭昏眼黑之病，一姻姪爲量血壓，高至二百多度，堅囑切不可服補劑。予購阿膠二斤，一冬服盡，竟得復原。吳雷川兄時年六十六，已戒酒矣，患肩背麻木，量血壓至二百七十度，其太夫人中風謝世，二兄經才、靜山，皆中風死，過余道及，切切憂之，余勸服中藥。一日持方來詢，中有蛤粉炒、阿膠各三錢，余力勸其加倍多服，竟亦減低，今七十三歲矣。

龜、鼈二膠，膠之粘性，較阿膠爲輕。思慮過度，精神不交，睡夢不安，有癆怯之狀者宜用之。

鹿角膠尚有鹿茸殘餘之力，故略有興奮之功，然亦甚微。

鹿茸。鹿之爲獸，一牡領二三十牝，生殖力至鉅，而茸則精血所萃之點也。當春角生，尚未歧枝，全角皆毛，取而用之，最爲上品。及冬角解，精耗血枯，即有存者，力亦無幾。故茸須毛角，不獨血茸而已。枝幹橫生之角，其茸不足貴也。角根連額處，取其透明紅潤者，是謂血茸。切片磨粉，冬至後日取四五釐，以黃酒下之，不可煎服，最爲有效，立春後即宜停服。服食之時，切戒房事，蓋鹿茸能使體中組織，推陳出新，回復青春也。老人服之頗爲有益，五十以下體壯之人，不宜服食，服之不當，助長慾念，反成劫劑，所宜深戒。凡天花下陷根黑不

起漿，大病陽竭將脫，非此藥不爲功。

黃連，川產者良雅尤佳，味苦補胃，猶西醫之用龍膽草以補胃也。世人目爲寒降之藥，不通極矣。舌苔黃膩，口苦不思飲食，非此藥不爲功，然尚恐不能刺激胃也，故或加吳茱萸炒而用之。以補胃爲主，故胃痛不爲主藥，須隨木香、肉桂之後，肉桂、木香能定痛也。此藥殺菌之力頗大，不論何種痢疾，重用川連至三錢，皆可收效。

黃柏，味苦不及黃連，色亦甚濃，凡傷寒未至心臟衰弱而熱甚口燥者，宜與黃連、黃芩同用，予每用之。遇揚子江熱熱勢甚高者亦用之，疑亦有色素殺菌之力故也。凍瘡潰爛不堪，用黃柏研細末，乾敷患處，一夕結痂，惟上藥後略有痛楚，不潰爛者無效。此藥能損食慾，不可重用。

黃芩，爲健胃退熱之藥，健胃之功不如黃連，退熱之效亦小於連翹，然效用至多，且亦爲婦科要藥。

以上三藥，世名“三黃湯”，小兒初生未吮乳，即以此三藥投之。或加製軍，連、芩補胃，大黃去積，黃柏消毒殺菌，蓋臨產時恐有母血或不潔之物咽入兒腹，故宜以此盪滌之也。

朮之出於於潛野山者，世人視爲神品，健脾胃，益神氣。其實出於野山者，歷年長久，質堅香盛，固較他朮爲佳，至盛推其功爲不可思議，亦非實論。惟其香盛，故可以止胃痛，然雖

香，較肉桂則無辛辣之味，較木香則無亢燥之氣，此其所以爲良也。又能鼓動胃氣，而刺激之性特少，視蒼、白二朮之力爲強。老年脾泄，或胃弱氣虛之人，以此佐生芪、川連治之，最爲有效。

孫和叔年伯，三世設米肆于於潛，遇野朮必收購之，至和叔年伯時，始停其業，然家中所貯野朮尚富。清宣統時，主辦師範傳習所，邀予任地理講師，計數月即卒業，以經費支絀，且予實無暇，以星期假日爲之授課。不便送予脩金，其邀予也，託吳君雷川爲介，後託雷川贈予野朮二枚，一如栗，一如小芋。予母患胃痛久矣，即磨粉裝入夏布袋中煎服之，數次之後，水已無色，香氣仍在，病亦良已。然不久仍發，蓋予母之病，本原在便秘，腸有積滯，影響及胃，專止胃痛不能去其根也。

白朮、蒼朮，胃之要藥，一切胃病，二者必用其一，重取蒼朮，輕取白朮。胃痛則佐以肉桂、木香，胃滯則佐以川樸、陳皮，胃弱則佐以川連、雞內金。蓋二朮功用，差同於朮，惟不若於朮之芳馨止痛耳。

人不能無飲食，口之於味，又各有所嗜，或厚、或薄、或甜、或辣，味既偏勝，病即隨之，況不潔失時之物，常接於口乎！故胃之爲病，至易至多，肥濃則易積滯，淡薄則不足營養，甜則發酵而酸多，辣則刺激而神疲。胃者人之倉庫也，倉庫儲豐，即有他病，尚可支持；倉庫不能容物，或容物而不能運輸，他部均蒙其害矣。胃受物而消化之，有用者輸之各部，其渣滓歸之腸而出之，渣滓之出不暢，則腸失其用，影響亦及於胃，胃亦致病，故胃與腸必相連也。治腸宜先問胃，治胃宜先問腸。何以

証之？傷寒之起，菌先入胃，胃不思食，繼則滿佈腸中，甚者腸穿出血，及其將愈，胃先復原，亟思飲食，而腸中猶爲蟲踞，不慎於食，食自胃下，進入於腸，腸得穢物，菌復蠢動，以至不救，此其一也。婦人多產，孕身之時，胎兒日大，腸被壓迫退讓，伸縮之力日以衰減，及其年老，每因腸弱便秘，以致胃痛，非先通理腸積，胃病無根治之日，徒用止痛之劑，聊救目前，終必復發，屢發之後，胃日衰敗，此其二也。胃無偏嗜，腸得流通，兩者交相爲用，交相爲輔，則胃之受病少矣。然人之偏嗜，及見可欲則過量大啖，或因事故飲食不時，均所不免，故臟腑之病，合世界計之，胃爲最多。且即非臟腑自發之病，屬於微菌自呼吸及血液浸入之外，自口入者，皆先經胃，此胃之所以更易病也。世界治胃之藥至多，其以此乎？然胃病而以藥助其消化，服之既久，胃之本能失矣。西藥有專助消化者，予所不取。獨通便之藥，多至數十種，視各人體氣服食，且有劇有緩，實較中藥爲優。

健胃之藥，白朮、蒼朮、厚樸、建耑爲主，此皆助長胃力，恢復胃原，與西藥專助消化者不同。

止胃痛之藥，肉桂、伽南、陳皮、荳蔻。而肉桂最上，磨粉沖服，不用水煎，其功尤勝，辛芳之氣，能散鬱止痛也。

補胃之藥，川連、淡芩。和胃之藥，五味子、烏梅、甘草、紅棗。寬胃壁之藥，半夏。逐胃酸之藥，乾薑。助胃之藥，雞內金。苦則可使胃液平均發展，不致偏勝；辣則可以刺激胃神

經、胃壁，使其振作；甘則使其和緩；酸則可以止嘔。然用之亦各有道，在胃痛之時，宜先定痛，不宜用苦；胃酸過多者，不宜用酸及甘以益其酸，此其大概也。

人喜甘，胃已病。甘易生酸，胃即因酸而腐潰。甘必損齒，齒損咀嚼不細，胃更受傷。人喜熱飲食，胃已病。熱則刺激性略重，故知其胃有病也。人能無偏嗜，又冷飲溫食，胃可常健矣。

胃受寒而病，舌苔白，肉桂、乾薑、荳蔻、陳皮主之，胃多酸亦宜辛辣。

腸不能運，如婦人多孕之類，宜日服瀉藥以通之。母氏沈向有便秘之症，或且帶血，先考見背時，發胃痛，時醫均以爲肝氣。民三之後，予在北京，民八，母年六十三矣，弟書來告，肝氣大發，痛不能睡，日夜不安，投伽南香及他藥均無效。予覆書主服瀉藥，弟書云醫以其年高，不敢瀉。予又覆書毋信俗醫言，擇西藥合體質者服之，日必見大便，當能愈。其時母氏不獨胃痛，且患半身不遂，左足不能踰域，左手不能上案，已年餘矣。予主服瀉藥力，遂服清導丸日二粒，必便一次，半月之後，病不復發，半年後手足亦復原。予蓋知母氏體質本強，而獨患便秘故也。至手足能動，則因便秘血不清，小血管不能運轉暢達，及便通血清，故能恢復常態也。今已八十餘，常守此法，體極康強。七十四歲時，予寓滬上，一日弟省母歸，云母氏體近不適。予問何故，支吾不盡其詞。越五日又來告，予窮竟病